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 茜多

〔法〕柯莱特著 徐知免 陈伟丰译

# 茜 多

[法] 柯莱特著 徐知免 陈伟丰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Colette

**SIDO**

---

Edition française 1960, Hachette

Avec tous nos remerciements au Service  
Cultuel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ï pour son concours à la  
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

**茜 多**

[法]柯莱特 著

徐知免 陈伟丰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7-5327-1933-2/I·1163

定价:12.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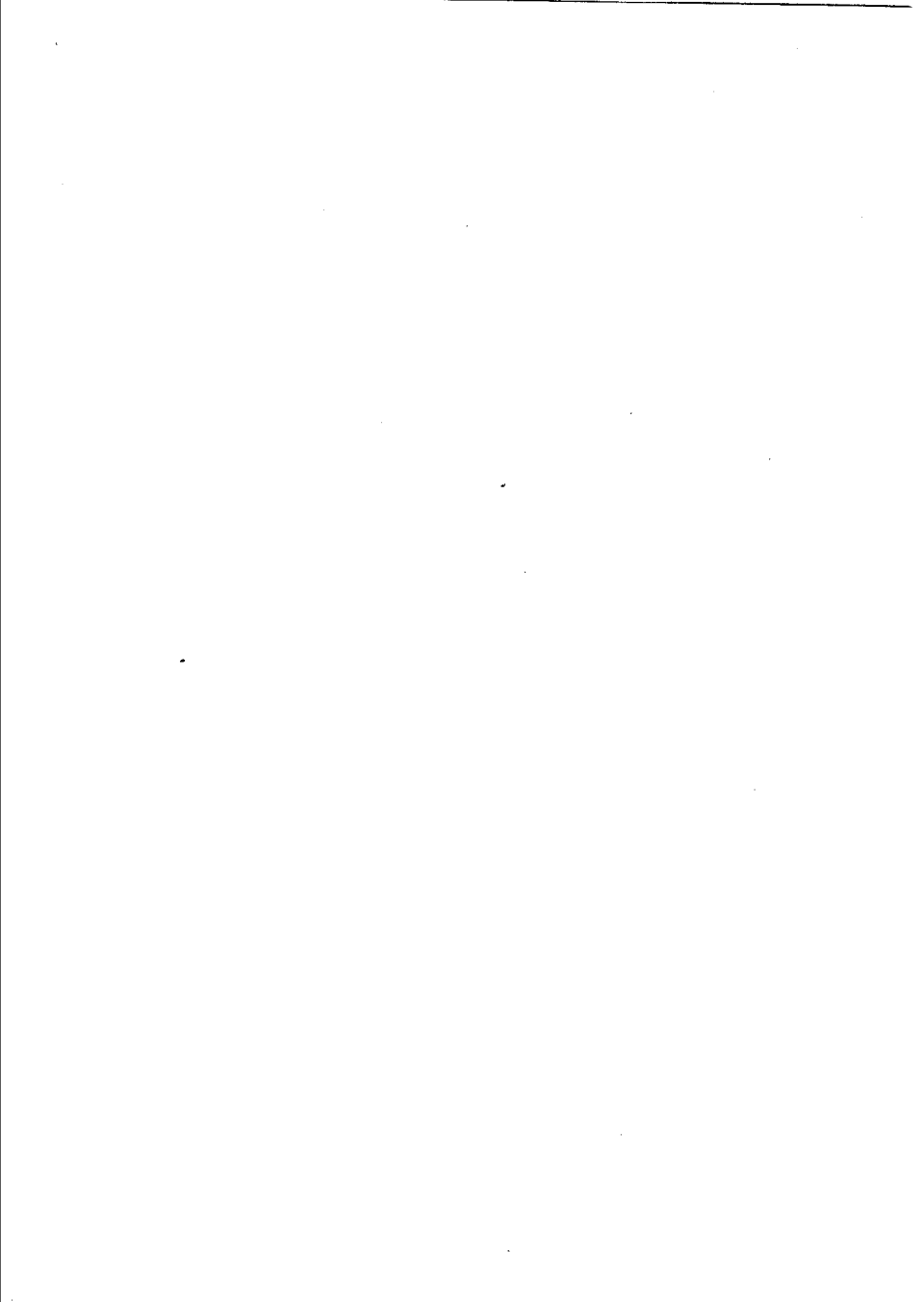
## 目 录

<b>茜多</b> .....	徐知免译	1
茜多.....		3
上尉.....		31
野孩子.....		56
<b>葡萄卷须</b> .....	徐知免译	81
葡萄卷须.....		83
新年凝想.....		86
舞女之歌.....		92
不眠之夜.....		94
灰色的日子.....		99
岁末炉火.....		103
宠物.....		107
梦.....		112
诺诺什.....		115
小狗托比说.....		121
动物对话.....		128
化妆.....		135
牵牛花.....		139

这像个什么样子? .....	147
痊愈.....	156
镜子.....	164
唱歌的女人.....	169
索姆湾.....	173
捕鱼.....	181
音乐厅.....	188
<b>琪琪</b> ..... 陈伟丰译	195
译后记 .....	徐知免 254

# 茜 多

徐知免 译



## 茜 多

“为什么我这不算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了呢？想也不要想。我可怜的小宝贝儿，瞧你神气活现的，不就因为你结了婚，一直住在巴黎吗？一看到这些巴黎人把住在巴黎当作件值得骄傲的事，我就忍不住想笑。那些老巴黎把这看得像是得了个贵族头衔似的，而那些外来户一迁进去就仿佛自以为连升三级。若是按他们这个想法，那我也可以吹嘘一番，我母亲就出生在捷报大街！你呢，你住这儿不过是因为你嫁了个巴黎人，跟我外婆相比，还不抵她脚后跟上的一个虱子呢。而况，我说的巴黎人……嘿，那些土生土长的真正的巴黎人，他们根本就不大把这摆在脸上，就像巴黎早已把他们磨光了似的！”

母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撩起遮在窗子上的珠罗纱窗帘：

“啊，你瞧！戴弗南小姐正兴高采烈地带着她的巴黎表姐在逛大街呢。不用说，那位盖里奥太太是巴黎人：丰满的乳房，小小的脚，那脚踝纤细得简直像承不住她的体重似的，脖子上还戴了两三串项链，头发梳得那么漂亮……我不费劲就看得



出这位盖里奥太太是一家大咖啡馆的出纳。巴黎的女出纳向来只打扮头部和上半身，反正身体的其他部位别人看不大见，此外，她走路不多，吃得那么胖。在巴黎，这种只顾在上半身下功夫的女人到处都是。”

母亲从前老这么说，那时候我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少妇。但是早在我结婚以前，她就这样看重外省贬低巴黎了。我在童年时代，就记得母亲常常带着特别加重的语气讲出许多箴言，大半是劝谕世俗的话；她平时很少出远门，那么她话里的这种权威性，这些精致的言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种判断事物、观察敏锐的能力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母亲对外省无限热爱。我想，我对外省的挚情，即使不是我有意从母亲那里学来，那么在耳濡目染中她也会传给我这份感情吧。在她看来，外省，不仅仅是一个远离京城的地方，而且还是保持着社会等级的模范区域，当之无愧的风俗纯朴之乡，居住在那古老、尊荣的深深庭院里会使人感到自豪。整个屋宇虽说常年门扉紧闭，但院内却户户畅达，谷仓空气流通，库房堆满干草，主人则殷勤好客，遵循古风，无改家声。

我亲爱的母亲茜多，这个地地道道的外省人，她心灵的眼睛却总时时凝注着巴黎。巴黎的戏剧，时装打扮，巴黎的节日，她都很感兴趣，一点也不陌生。不过她喜欢它们只是由于她似乎有点咄咄逼人的偏激情绪；一高兴就欢欣若狂，但有时又会斗个气，有意接近一下，然后又责怪这责怪那。那时她差不多每隔两年去一次巴黎，略微品尝到一点巴黎风情，就足够她在其余的时间里消化享用了。每次她都带回来一包包沉甸甸的巧克力糖、异国风味的食物、衣料，还有不少戏院的剧目单和

紫罗兰香水。她一回家就向我们描述她所瞥见的巴黎倩影，点点滴滴，毫无遗漏。

一个星期里，她曾参观过出土木乃伊、扩建了的博物馆、新开张的百货店，聆听过男高音独唱和关于缅甸音乐的报告。她带回来一件朴素的短大衣，几双日常穿的长统袜子和价钱昂贵的手套。尤其是她给我们带回了她那双灵活闪动的灰色眸子，她那因疲劳而变得红彤彤的面容，她像鸟儿似的扑腾着翅膀飞回来，牵挂着家里的一切；家里由于她的不在，眼看着便会失去生活的热情和趣味。她哪里知道，每次回来的时候，她穿的那件灰皮大衣总深深浸染着淡棕色香水的芬芳气味，这香气沁人心脾使我无言，甚至不敢表露出自己的感情；这种女性特有的、贞洁的清香跟那些庸俗妇女腋下散发出来的诱人香味迥然不同。

母亲只要动一下手，看上一眼，便重又操持起家务来，她的手多么灵巧，快速！她剪断粉红色丝带，解开殖民地出产的食品包装，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散发着海外气息的黑柏油纸。她一会儿嘴里说着话，呼唤她的母猫，偷眼察看面容消瘦了的父亲，一会儿又摸摸、闻闻我的长辫子，知道我的头发已经刷过，这才放心……母亲刚松开金黄色细绳头，却突然发现罗纱窗帘下面、紧贴着窗玻璃生长的那棵石蜡红有一根枝茎耷拉下来，虽然已经折断，但还活着；她马上过去，用一块小硬纸片把它包好，拿刚刚解开来的金黄色细绳在结好的残枝上足足绕了二十道……这情景令我感到惊羨，不禁浑身颤动。当然这只是由于金黄色束带的神奇效应在我心里所产生的一种诗意的共鸣罢了。

母亲虽然是个十足的外省女子，却丝毫没有那种喜欢贬低别人的习性。她这个人对任何事的评论总是像一条小蜥蜴似的，爽朗，灵活，热情和欢快。她能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特征，毛病，迅速地指出并不明显的优点，清澈地洞察人间那些狭隘的心肠。

“我脸红了，是吗？”她常常在跟某个心胸局促的人谈话之后这样发问。

她确实是脸红了。名副其实的女预言家，在别人的灵魂深处沉浸了许久之后再钻出来，当然总会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有时，一次平常的来访也会使她满面绯红，浑身无力，得在绿色棱纹平布的软垫椅子上靠上好久。

“啊！韦维奈这一家子！……我多累……韦维奈这一家啊，我的老天！”

“妈妈，他们对你怎么啦？”

我这时刚好放学回家，嘴巴里还塞着一块新鲜面包，上面满是黄油和覆盆子果冻。

“妈妈，他们怎么你啦？”他们来过。他们还能干别的什么比这更糟的事呢？“这新婚的年轻两口子来给我们道喜，由韦维奈大妈陪着……啊，韦维奈这家子啊！”

她没有对我说更多的话，可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时，我这才听到了下文。

“真是，”母亲说，“结婚才四天啊！结婚才四天的新婚夫妻，就该呆在家里，不要上街闲逛，不要到别人家里卖弄，也不该由妈妈或是婆婆陪着到处抛头露面，这真不合适！你笑？你根本不懂这个讲究。看了这个结婚才四天的女人，我到现在还

为她害臊、脸红。至少，她本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吧。她那模样就像衬裙掉下来了，或者是坐在一张油漆未干的凳子上似的。可是他，那个男的……一个讨厌家伙，长着一双嵌在大眼眶里的小眼睛，两个大拇指活像杀人犯。他这种人满肚子都是算计，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一过正午就口干舌燥，这可是胃纳不佳、虚火上升的朕兆啊。”

“啪！”父亲鼓起掌来。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了，因为我要求妈妈答应我夏天穿短袜子。

“每次咪咪·安托南回到她祖母这里来过暑假，你干什么都要模仿她？什么时候你才不这样呢？咪咪·安托南是巴黎人，你呢是本地人。她们那些巴黎的女孩子才爱在夏天不穿长袜子，裸露出她们的麻杆儿腿呢，到了冬天，长裤特短，可怜把个屁股头冻得通红。看着孩子们直发抖，巴黎那些当妈的怎么补救呢，也就是给她们套上一条雪白的蒙古皮围脖儿；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再加上一顶相配的无边软帽。你才十一岁，也没有到穿短袜的年龄啊。凭我给你的那双小腿配穿短袜吗？你啊，你真像个跳绳的杂技演员，就差端上个白铁皮碗了。”

母亲这样宣讲一通，从来就无须搜索枯肠打什么腹稿。她有几件宝贝从不离身，这就是：两副眼镜，一把小折刀，经常还要加上一把衣刷，一把剪树枝的剪子，一副旧手套，有时是张开了嘴的球拍似的藤杖——我们叫它“拍子”，用来随时在窗帘和家具上敲敲打打。只有在外省的那些节日，母亲的这些爱好才暂时放下，干其他活计：如大扫除，洗衣物，在毛衣和裘皮衣服里放上香料，等等。可是她并不喜欢打扫壁橱角落或是闻

那些气味冲鼻子的樟脑粉，她总是把雪茄烟切得像水果糖块似的，加上父亲的海泡石烟斗里的烟垢，用来代替樟脑粉；她还把蜘蛛关在大衣橱里灭虫，那里是银白色蠢鱼的遁逃藪。

母亲这人灵活，好动，但她可不是一天到晚忙家务活的主妇；干净，整洁，挑剔，可她并不爱成天清点餐巾、糖块、瓶酒。每每的，她捧着件法兰绒衣裳，凝视着女仆一边跟邻居嬉笑，一边慢吞吞地擦玻璃窗，她看了就心烦，忍不住叫女仆让她舒坦些。

“每次我长时间仔仔细细擦我的中国瓷茶杯，”她说，“我就觉得我自己正在老去。”

她一丝不苟地做完活，随后，跨过我们家门口的两级台阶走进花园。立刻她的愁闷而激动的心情便全部烟消云散，满目的花草树木在她身上就像服下一帖解毒剂似的发生了效应，她以她特有的方式托起玫瑰花的下巴颏儿，欣赏花的容颜。

“你瞧，这朵蝴蝶花长着一转儿络腮胡子，真像英王亨利八世<sup>①</sup>呢，”她说，“说实在的，我不大喜欢这些黄的和紫的蝴蝶花，它们总是一副老兵油子模样……”

在我出生的地区，没有花园的人家数不上二十家。最差的人家也有个小院子，有的栽种上些花草，或是什么都没有，有的绿荫如盖，有的连葡萄架也没有。每一座房屋后面都隐藏着一个“后园”，跟邻居家的后园只一墙之隔。这些后园给予了我们的村庄一份情调。夏天，人们就在这儿生活，洗衣裳；冬天的

---

<sup>①</sup> 英王亨利八世是公元 1509 至 1547 年间的英国国王。

时候，在这里劈柴，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干活；孩子们都在仓棚下面玩，在卸完干草的大车车栏上爬上爬下。

邻接着我们家的那个院子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地面略略显得倾斜，高耸的古老院墙，浓密的树木像帘幕一样掩蔽着我们园子的“上方”和“下方”。小山斜坡间回响起各种笑语喧声，把好消息从屋舍环抱的那块菜地传送到一片欢乐的花园。

在我们家园子里，南面，可以听到米通用铁锹翻地时在打喷嚏，跟他的白狗谈话，他在七月十四日国庆节那天，把那只狗的头部涂成蓝色，屁股涂成红色。北面，阿道尔夫大妈正唱着一小段圣歌，她一边扎着紫罗兰花，准备敬献到我们村遭了雷击的教堂祭坛上，而今那里已经没有钟了。东面，公证人家门口响起了一阵忧郁的铃声，表示有个主顾登门造访……人家凭什么说外省人戒心重呢？好一个戒心重！我们的花园可是随时互通声息的哟。

啊！我们的园林这种井然有序的生活多么可爱！那花团锦簇的菜园和有着家禽饲养场的小树林洋溢着一片彬彬有礼的愉快气氛！贴墙栽植着一排果树，沿铺着青石板的墙脊布满了地衣和红灼灼的景天，那里是公猫和母猫经常散步的大道，有什么苦恼会降临到这里来呢？墙外街上，大胆胡闹的孩子们在闲溜，打弹子，撩起衬裙在小溪边玩耍；邻居们互相凝望，偶尔有路人走过，他们总要嘲弄，笑谑，或是在人们背后扔过去一块瓜果皮，男人们在门口抽烟，吐痰……我们家的房屋正面是铁灰色，有几扇大百叶窗已经褪了颜色，平时老关着，蓦地出现了我们粗壮的叫喊声，狗听到门铃响马上一阵吠叫，鸟笼里翠绿的金丝雀鸣叫了，大门这才微微启开。

也许我们园子的平静气氛成了左近邻舍效法的榜样。我们家的孩子们从不打架，一家人轻言俏语，甚至牲畜也很温驯。在这个园子里，三十年来，丈夫和妻子亲密无间，平日彼此讲话连声音都没抬高过……

那时，曾有过多少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天。那时，我经历过不少酷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夏天，那是一种在麦秆和野防风巨大的伞形花底下、龟裂的赭石泥土的色泽，是一种青灰色和湛蓝色大海的色泽。然而，除了我童年时代的那些夏天，更没有哪个夏天使我回忆起艳丽的老鸛草和洋地黄花葶的那一片娇红；也没有一个冬天能让我记起那堆满瓦灰色云块的天空下面那片清纯的白色。深灰的云层预兆着一场鹅毛大雪即将降落下来，紧接着冰雪消融，化作无数水珠，琼枝素垂，分外璀璨……阴郁的天穹压在积满了雪的草料仓顶上，压在光秃秃的胡桃树和风标上，把小猫咪的耳朵都压扁了……寂静地笔直落下的雪花斜斜地飘起来，远方大海低沉的呜咽仿佛就在我头上轰鸣，我戴着风帽，在园子里大步走动，扑捉空中飞舞的雪花……母亲凭着她的敏感，觉察到我还在户外，立即走到平台上，看看天色，对我喊叫：

“西边起风暴啦！快去！把阁楼的小圆窗关上！……车库的门！……还有里屋的窗子！”

于是我像个海上出生的小水手似的，激动地冲过去，木鞋跑得格格直响。我欢欣若狂，望见那白色和青黛的云层深处，猛地掠过一道闪电，轰隆隆一阵滚动的雷声。啊，“西风”和“二月”这两个孩子，能不能把苍穹的鸿沟填平一条呢……我全身哆嗦，内心仿佛感到了世界末日的来临。

然而在这阵震撼天地的轰响中，母亲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只铜边的放大镜，她把刚刚从园子里采集来的一捧西边吹来的雪花，放在放大镜下面仔细观察，数着雪花分支六出的晶体，赞叹不已……

啊，石蜡红，啊，洋地黄……那蔓延成片的低矮的洋地黄，那沿着平台像舞台脚灯似的石蜡红，正是你们的明霞映红了我孩童的面颊。因为“茜多”喜爱园子里的大红、粉红颜色，喜爱玫瑰、剪秋罗、绣球花和蜀葵的鲜艳花枝，甚至连酸浆花她也喜欢，尽管她嗔怪这种花的浅红花瓣上布满了殷红的叶脉，令人想起新鲜小牛肺……她违心地跟“东方老天爷”签订了合约，她说：“我得跟它商量妥当。”可是她仍然满心疑惑，时时警惕着四面八方，注意着这位冰冷的、包藏祸心、千变万化的老天爷。她已经把铃兰的鳞茎、秋海棠和深紫色的番红花，这些耐得暮寒的守夜者托给了它。

除了园子里突兀的土墩，除了银杏和树底下的桂樱树丛——我总爱把样子挺像鲑鱼的银杏叶子送给同学，他们把这些叶子夹在地图册里让它阴干，——暖和的花园整个都沐浴在一片金黄色光芒里，红的紫的光波颤动个不停，只是我说不出这红色、紫色究竟是产生于一种温馨的幸福呢，还是只不过是我一时的眼花缭乱。啊，那些黄澄澄的沙砾蒸腾的夏天，那些骄阳透过我的灯心草编织的大草帽的夏天，那些几乎朝朝白昼的夏天……因为在我童年早就深深爱上了黎明，母亲为嘉奖我也把黎明许给了我。她每天清晨三点半钟就把我唤醒，然后我两只小手臂上都撑着空篮子，朝隐匿在狭窄的小河湾里的菜地走



去，朝那些草莓、黑茶蕪子和满脸胡须的醋栗走去。

清晨三点半钟，万物都沉睡在一片原始的、潮湿而朦胧的蓝色之中，当我沿着沙砾小径走下去的时候，浓重的雾气首先浸湿了我的双腿，然后是我健壮的小胸脯，后来又爬上我的嘴唇、耳朵，钻进比我身体的其他部位更要敏感的鼻孔……我独自漫步在这没有信仰的土地上，自己倒感到心安理得。正是这个时候，在这条小径上，我才感觉到自身的价值，我无以名状的欣悦心情，感觉到我和迎面吹来的第一阵轻风、第一只小鸟以及从天边喷薄而出的那椭圆形的太阳息息相通……

母亲每次总要叫我一声“小美人儿”，“宝贝儿”才让我出去；她凝望着她的作品——用她的话来说，“杰作”——跑远，在山坡上渐渐消失。也许我长得俊俏，但从我童年的那些像片看来，母亲和那时的我模样并不尽相似……我的美丽是因为我年龄幼小如朝霞初升，是因为我那被漫山翠色映照得朦胧了的蓝眼睛和我只是在回家后才梳得平滑的金发，还因为我内心所蕴含的儿童的优越感，而别的孩子，他们这时还酣睡未醒呢。

每当首场弥撒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在外面早已吃得饱饱的，在树林里，我像独自捕猎的狗似的在林子里转悠了很久，品尝了我所崇敬的两股隐藏在地底下的泉水，其中一股清泉突然跃出地面，喷溅出晶莹的水花，一阵呜咽，冲刷成沙土的河床。它刚刚诞生就仿佛失去了信心，一头又钻进地里去了。另外一股，几乎看都看不见，像条蛇似的擦着青草，悄悄地平躺在野地中间，唯有地面团团锦簇的水仙花证明了它的存在。第一股泉水有股橡树叶的味道，第二股泉水则含有铁